青山一道同云雨

——写在淮南新四军纪念林二十周年

花学筑

淮南新四军纪念林鸟瞰

题记：时光荏苒。今年是淮南新四军纪念林建林二十周年。二十年沥风沐雨，二十年春华秋实。梅花绽樱花开、松林飒红枫艳，新四军林一派蓊郁。

脚下的上窑山，山虽不高，但历史悠久，古为秦墟。

上窑山耸立于淮河南岸，横卧于钟灵毓秀的高塘湖畔，三面皆山，群丘叠翠，景色宜人。

有山有水有人家，自然有故事。

最远的故事是寿州窑。早在17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属寿州辖制的上窑，生产出的黄釉瓷、黑釉瓷器至今仍熠熠生辉，叙说着那段非遗物质文化历史和山名的由来。

最近的故事应该就是新四军纪念林了。

上窑山曾是美丽的山，有过山青水秀的记忆。但她也承载过战争年代的炮火蹂躏和建设时期的过度开发，有过无奈的破防，遭遇了叫人心痛的硬伤。

远的不说，上个世纪中后期，由于山石资源丰富而大力发展石头经济，虽成就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富裕之路，却付出了沉重的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树木倒下了，飞鸟走禽不见了，昔日被称之为“花果山”的山头岭间留下了累累伤痕处处疮疤。

荒漠既然来过，绿洲必定跟上——

是新四军林在这座山头开始展示新的春天与绿色序曲。

主 碑

谱曲与领唱的是一群老人——淮南新四军研究会一批离退休的老布尔什维克、一群老战士，他们扛起了第一棵树苗，栽下了新四军林的第一棵树。

时间是2002年，二十年故事的主题就是：彰显纪念、守望家园。

昨天的小树成了今天的树林，昨天的绿叶成了今天的绿荫。而令人最难忘的恰恰是那片最初的绿叶，它仍在树的最高枝头摇曳。

亲身经历过战争和那个时期的领导者，阅历经年心犹不老，离退休之后总有种纠结有种愿景——在上窑山这个当年新四军活跃的地方建立新四军林，一则纪念新四军，用红色彰显纪念；二则建造生态林，用绿色守望家园。

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一群老同志，踏着晚霞披着余辉在上窑山头吹响了开发新四军纪念林和生态恢复的集结号。

二十年前，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于2002年10月倡导兴建新四军林。

——山头吹响冲锋号，老人选址见初心

上窑的花果山是纪念林的发祥地。二十年前的花果山，经风沥雨，经年历月，实际上已成了一座荒山，乱石遍布，杂草丛生，有“花果山上无花果”之称。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是倡议者看中的宝地，原来他们选址的原则——必须是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必须是荒山乱石岗。

老战士的情怀与胸襟由此彰显。

这是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在新四军纪念林区新四军陈列馆中展示着抗战时期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民谣：“什么人路西最有名，什么人报告最好听，什么人断案清如水，什么人神枪打老鹰。黄书记路西最有名，谭政委报告最好听，郑专员断案清如水，罗司令神枪打老鹰。”这幅民谣讴歌了当年活跃在这一带的几位新四军将领，分别是时任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党委书记黄岩，时任新四军二师政委的谭震林，时任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的郑抱真，时任新四军二师师长的罗炳辉。他们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和津浦路西新四军的代表，长期生活战斗在包括上窑山在内的淮南广袤地区。为脚下的这片根据地和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洒血流汗，奉献青春和生命。缅怀先烈打造纪念林，把一片初心托付山林，让后来人代代铭记黄书记、谭政委及其他们的战友，传承郑专员、罗司令及其先烈的遗志成了这群老战士的寄托。

这是用铁军精神改造荒山的一个新战场——他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应当选择的地方。一如南泥湾开荒的上窑版，充分体现和平年代对新四军精神的再次弘扬，让新四军的旗帜在这个荒山上高高飘扬。荒山再秃，也没有当年岁月艰苦；乱石嶙峋，却最能展示老战士的本色。老骥伏枥志犹在，烈士暮年再出征。一群忘了年龄的老人，一群握过三八大盖的老手，一群把白发当成黑发的老战士，决心再扛起锹把攻坚克难，植树造林恢复生态，用绿色让荒山活起来，并且茂密成林升华成景。

——林吃百家饭，树洒万人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二十个春秋离而不休、夙兴夜寐；二十个春秋踏遍春山，辛勤耕耘；二十个春秋行程万里，矻矻而行。二十年来，在他们的倡导与感召下，淮南人民积极响应，捐款捐物捐爱心；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出钱出智出政策。据说，新四军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是“百团大战”的结果。吃百家饭，是说新四军林从一开始就凝众人之力举社会之功。老同志基本上都是从市委市政府重要领导岗位上退下的老领导，资源仍有威望犹在，但他们明确提出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自筹资金兴建纪念林。为筹资，老人们除了带头和动员家人亲戚捐款外，还不辞辛苦一次次走进机关学校，走进企事业单位做报告做宣传，号召各届人士积极参与新林建设。企业家慷慨解囊，机关人员集体众筹，学生老师聚沙成塔……二十载春秋岁月为这片林子捐款捐物发生了多少动人故事，为这片林子植树造林社会各界出动了多少人马实在难以统计。用百家饭、万人汗甚至“百团大战”来形容丝毫不过。现在如果你身处在这片林子里，逡巡山头一一人大、政协、政法、企业、共青、记者、人才、夕阳、学子、巾帼等30多个绿化区，一如众星拱月，赏心悦目；又如群星闪烁、百花盛开。二十年的时光，一个传奇初步诞生，原来的60多亩纪念林由小变大，迄今已形成近4000亩的纪念林景区。既成了省市级红色教育基地，也是国家、省市级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纪念林青松翠竹常绿，银杏香樟高耸，桂花玉兰飘香，碑路池桥井然，亭廊馆阁萃集，已成为一个集爱国、国防、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国家级4A级红色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把每一棵树都当成新四军战士呵护

风景，既有大自然造化的美轮美奂，也有愚公移山似的不懈人为。新四军林难比黄山、九华山的大家闺秀，甚至难比姊妹山八公山的小家碧玉，但她分明凝聚着新四军老战士及其赓续者的一片匠心与深情、心血与汗水。

“三分栽，七分管”，植树容易抚育难。种树是门科学，是个技术活，决不能“春栽夏枯秋当柴，明年号召又重来”。老战士们把每一棵树都当成新四军战士呵护。最初的日子里，为了把第一批松柏树、银杏树(松柏肃穆，银杏长寿，象征新四军精神长青)栽好。他们不顾年老体迈，不辞辛苦到外地学习，夙兴夜寐摸索种树经验，二十年前种下的松柏、银杏成活率皆在95%以上。当初的小树迄今已成巍巍青松、飒飒银杏、白果葱绿、玉兰挺直……

天走进建林初期65亩花果山头纪念林苑，这一片曾经的处女地向你展示出成熟的魅力和特殊的意义。一棵棵林苑树像当年的每一位新四军将士一样在与你款款而谈，深情对话。

65棵雪松、广玉兰，寓意2002年新四军成立65周年；建有两条分别为北上大道和东进长廊的道路，寓意当年新四军东进北上；栽有1000余株银杏树，并配有苍松翠柏，象征新四军精神万古长青；40年树龄的大银杏树24棵，其中的2和4寓意上窑周边地区曾是新四军二师和四师战斗过的地方；10棵幽香四溢的大桂花树，寓意新四军10年征战。

纪念树栽种区是富有创意的构思。专门划出的这片区域栽有以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以及昔日淮南地区新四军将领名字命名的二百余棵树。树种皆为长生常青的名贵银杏与香樟。

为了保证树的成活成林，新四军林在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随即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成立了一支专业的护林育林队伍。

二十年的风雨岁月，这支专业的护林育林队伍年年月月每天每日似与新四军战士作伴，像对待亲人一般精心呵护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每一棵大树。

——开放思维，多元造林

历过改革开放风浪的领导者，善于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引入社会资本恢复植被、重整山河。让青山绿水重回家——绿水逶迤来，青山相向开。

淮南东大门，上窑山206国道两侧。曾经的石料厂、石灰窑厂、粉煤灰厂把东大门昔日葱郁的黄道山削成了一遍斑驳陆离，昔日澄澈的黄道河也成了一条灰龙死水。2019年，新四军林扩林至此。这一仗，老战士与上窑林场管理方决定开展招商引资，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立生态园。一番考察后，选中了一家有实力的投资方。投资方既为新四军林孜孜不倦的造林精神感动，也为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新四军林打造新四军文化营地）所吸引。再加上原有生态基础较好，有山有水。投资方决定投入8000万元打造一个以新四军文化营为概念的综合性文化生态园——既是生态公园，又是文化营地；既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可开展拓展训练；既可生态观赏，又可休闲游览。初春时节，生态公园在投资方前期打造下已初见雏形，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损毁的山系水系正在修复，绿地基础铺就，海棠、樱花树等优质树种规划成片且已绽放出可人的美丽与鲜艳。按照规划，这个生态园的绿地绿树将占70%以上，届时这里的千余亩山水将由丑小鸭蜕变成美天鹅。并且带动周边山林的绿化美化从而使淮南东大门更加美丽。

——精心规划，讲究造型

曾经当过市领导善于规划，以往布局一座城市，现在规划一个山头。

既要让纪念林成为纪念的林区，也要成为生态的景区；既要将上窑山打造成一个精神的高台，也要将它建成国家级森林公园。

规划融入情结，融入对历史的纪念，也让规划符合生态，符合自然规律。

松柏的树枝融进了银杏的梦。

老同志们的建林新路与市政府打造山水园林城市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了继任者的赞赏与重视。

念林建林伊始，规划就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投入了足够的财力与精力。从高标准高起点到不断充实完善，每一次每一年的扩林都在内容和品位上上新台阶新档次，皆与生态恢复、山势山体，与国家级森林公园标准化要求，与4A级景区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的功能要求相符合。

采取碑林结合的方式进行打造，实现了以林为体，以碑为魂的有机结合。

树为植物，是有生命的，碑为石材，是无生命的。但在纪念林，这两者都是有生命的，且具有感染人教化人的生命力。新四军精神与历史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结合，使树与碑都活了起来，盎然蓬勃了起来。树为体，碑为魂融为一体，林子枝繁叶茂、碧绿透翠；石碑形神典雅，庄重大气。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天然浑成，相得益彰，形成了新四军林基础带独特的景观。

确定了以林木为主花卉为辅，林木花卉共为载体的生态布局。

如今已是景区的纪念林，有竹园、梅园、石楠园等。整个景区，上百种树木花卉有规则地分布其中。有银杏、松柏、广玉兰、紫玉兰、白玉兰、红枫、石楠，还有红杏、桂花等等。春有海棠山头开，夏有紫薇竞相放，秋有枫叶别样红，冬有腊梅吐清香。

馆廊亭阁点缀其间，打造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源于历史高于历史的新林区。

新四军陈列馆堪称林区“第一馆”，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于一体，为林区文化尽增正能量主旋律背景。参观思源书院，从别具特色的园林式建筑中就能感受到它的文化级别。登一阁(铁军阁，原称银鹭阁)，穿三廊(紫藤廊、红叶廊、永青廊)，再踏生态园，瞻仰敬军亭、甘泉亭、松泉亭等，既感受着江南文化与淮河文化的精到，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妙谐，又体味着建设者的独具匠心和精巧布局。

多少汗水挥洒在山头的土地，多少心血浸润在林间的根系。汗水与青山共云雨，心血与树林同日月。

盘桓山头，穿行林间。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出诸多溢美之词，但总觉得太过浅薄。送给老人，这群老人什么样的彩虹与花环没经历过？送给新四军林，这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里，有多少花在林间绽放吐香，有多少鸟在枝桠啁啾歌唱？还用着什么生花妙笔来重新复制吗？说到底，一千遍赞美的话，都不如这树林的一抹碧绿表达得直接。

当我看到上窑西山那座叫做魏山的山头曾被水泥厂采石剥蚀成斑斑驳驳至今尚未完全修复的时候。我在赞叹的同时也不无感到遗憾，但同时也倏然明白了：老人们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拄着拐杖奔波，不辞高龄操心，那不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任务尚未完成吗？造林仍未有穷期——他们深知这片土地尚有许多的坑坑洼洼要填平，许多的断垣残壁要修整，许多的裸露荒野要绿化，许多的生态家园与精神高台还要垒筑。同时他们感到更加欣慰的是——身后，有一代代传承者在赓续他们的事业。

又是一个春天来临。春天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会荡起杨柳风扬起杏花雨。

青山一道同云雨。新四军林，岁月不掩风流，代代焕发生机。造林的事业还在山头，后来的人马还在集结……

第一展厅铜像

寿州知州曾正臣的“逃”反馈

孙友虎

“逃”，向兆头而行，示弱而生。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两则与秦国有关的逃亡史：一则入秦，名医扁鹊“已逃秦矣”；一则出秦，春申君黄歇巧使做人质的楚太子完回国。这种活人之术，反馈至今，津津乐道，自有大学问。

历史回到北宋现场。八公山下，淮水中游三弯处的寿州城，三面环水。“水”给出逃以智慧，一句话“柔弱者生之徒”。咸平年间，寿州城(今安徽凤台)发生一件奇事，卸任知州趁夜色，以单骑带二卒“逃”了。

这位调离者，叫曾致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和右丞相曾布的祖父。他在寿州任职一年多，未满三年任期，宋真宗调其回京，由一方要员改任闲差“太常博士”。

曾致尧的出逃寿州，鲜活在“墓志铭”“神道碑”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方志诸书中。王安石《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说，“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从二卒骑出城。”欧阳修《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并序》说，“公于寿尤有惠爱，既去，寿人遮留数日，以一骑从二卒逃去，过他州，寿人犹有追之者。”前者，以“空一城人”的挽留盛况，以致几天不能成行；后者，追至“他州”再三挽留。寿州人再重情重义，也难改变皇帝的调令，不得不“逃”。

曾致尧(947-1012)，江西南丰人，字正臣。南唐后主李煜时曾中进士，“少知名，江南当李氏时，不就乡里之举”，如《万姓统谱》所言“洁身不仕”。直到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复举进士。初任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著作佐郎、直史馆，改秘书丞，出为两浙转运使。其性格刚正，体察百姓疾苦，敢于上书言事，对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给予减免或废除，所到之处，颇有政声。历知寿、泰、泉、苏、扬、鄂等州，官至尚书户部郎中。祝穆《方舆胜览》称其为“名宦”。

以“正臣”为“字”，曾致尧这一为官选项，注定无法回避宦海的波涛。

《南丰县志》说，“初，致尧尝宴见，太宗从容语及内币充牣，甚自喜。时方忧旱，致尧即奏对曰：‘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帝为之动容。”如今在江西南丰曾氏祖宅，依然挂着“秋雨名家”的匾额。

《姑苏志》说，淳化五年，曾致尧任两浙转运使期间，“言所部秋租惟湖州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以劝惩之。”太宗认为其刻薄，又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润特甚，诏致尧倍加安抚，勿骚扰。太宗的训诫，曾致尧没有听进去。谏议大夫、知苏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懒政，多行不法，危害百姓。魏庠“介旧恩以进”，王柄“喜持上”。曾致尧对其弹劾，魏庠、王柄被免职。朝廷对曾致尧的态度是，“久之，致尧移知寿州。”

寿州，是曾致尧主政一方的第一站。寿州近京师，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公居岁余，诸豪敛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见其以何术而然也。”“寿俗挟赀自豪，陈氏、范氏名天下，闻公名，皆迎自戢，公亦尽岁无所罚。”从反馈的情况看，曾致尧知寿州，颇有声望。斩断官商勾结链条，推进简政“惠民”，呈现政通人和的格局。他向“有诗名”，追逐者有之。王臻，颍州汝阴人，“始就学，能文辞”，带着数十篇文章，来到寿州城拜访曾致尧。曾致尧“览之”，称赞“颍汝固多奇士”。后来王臻考中进士，也任过寿州知州，成为佳话。

曾致尧离任寿州，据王安石《曾公墓志铭》说，“去郡，转太常博士，主客员外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咸平三年十月庚午，“主客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户部员外郎”。又载咸平三年五月“以给事中董俨知寿州”，《宋史·范正辞传》则说董俨知寿州的任命被追回，“诏追还俨敕”。这说明曾致尧在寿州任职的下限，当在咸平三年五月之前。

事情似乎并未结束，据《东都事略·曾致尧传》载，曾致尧有两次知寿州的经历。第一次“徙之寿州，迁主客员外郎，为三司盐铁判官”。党项族首领之一李继迁围攻灵州，宋真宗欲以宁夏五州来安抚李继迁。曾致尧上书认为李继迁反复无常，多次降叛，不可信任，而宁夏为宋之西陲，不宜放弃，应派兵防守。果不其然，李继迁再叛，被曾致尧言中。宋真宗“知其才”，打算试用其知制诰，宰相李沆认为不可。遂“出为京西转运使，徙知寿州。西鄙，兵久不解，命张齐贤为经略使，以致尧为判官。仍迁秩，赐以金紫。”这是第二次知寿州。任职时间在受命经略判官之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咸平五年正月，“丁未，以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邠宁等路经略判官，赐金紫。”曾致尧因“抗疏自陈”被处理，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东都事略》说第二次知寿州，暂属孤证，待考。王安石、欧阳修所撰的碑文均未载曾致尧第二次知寿州的情形。欧阳修《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乃已出为京西转运使，王均伏诛。奉使安抚西川，误留诏书于家。”《续资治通鉴长编》无曾致尧知寿州的只言片语，记有咸平四年八月丁卯，宋真宗命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太常博士王昺，供备库使潘惟吉，通事舍人焦守节分往川陕诸州提举军器，考察官吏之能否。致尧误把诏书留在家中，惟吉让致尧谎称渡吉柏江时“舟破亡之”，以自解。致尧说，“作为臣子，欺骗君王，我不忍心。”于是，上书“自劾”。宋真宗了解事情的经过，“嗟叹久之”。这可能是宋真宗对曾致尧看法转变的一个新的支点。

曾致尧，敢言、敢为。改知泰州，也留下“美政”。《明一统志》卷十二《淮海》“名宦”条载，曾致尧“知泰州，有美政。子易占，尝知如皋县，孙肇知泰州。三世守官海陵，故有‘三至堂’。”咸平六年(1003)，据曾致尧《春日至云庄记》载，他从泰州回乡探视母亲。《南丰县志》则载，曾致尧告假回家，衣着朴素，仆人和所乘之马均瘦弱，有人以此讥讽。母亲周夫人却深知大义，教导儿子为官不能“抱货而归，鲜衣怒马”，以儿子“官而贫”为荣。

大中祥符初，曾致尧迁礼部郎中，转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1012)去世，赠谏议大夫。后因其孙曾布任右相，赠其为谏议大夫、太子太师，封宁国公。

庆历三年(1043)，曾巩遵父命，请王安石为其祖父作《曾公墓志铭》。王安石云“公讳致尧，字正臣。”对“正”与“邪”颇有评说，“悲夫，亦正之难合也。虽其难合，其可少枉乎？虽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诚有命焉，虽然其难合也，秖所以见正也。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于戏。公之节，非庶几所谓大臣者欤。”

庆历六年(1046)夏，曾巩再遵父命，请欧阳修为其祖父作神道碑铭。当时，欧阳修被贬知滁州，没有推脱，他在《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这样写道：“公讳致尧，字某，抚州南丰人也。”

欧阳修，大文豪，在这篇碑铭中，对曾致尧的父母的表述，云“考讳某，某官，妣某氏，某县君。”省略名讳、职官、封号，只说其父当过官，母被赐封为县君。偏偏把曾致尧的字也省去，曰“字某”，何也？欧阳修在铭文中说，“初虽不信，后必如之。公所论议，敢人之难。古称君子，有德有言。”这何尝不是对“正臣”的解读？

庆历七年，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答谢说，“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愧并。”不过，曾家仍不愿让欧阳修的“字某”留白。据《江南都市报》报道，2016年8月18日曾致尧墓碑在江西南丰县莱溪乡胡家坑村被发现，碑上分明刻有“宋故朝请郎守尚书户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鲁国曾府君讳致尧字正臣之墓”字样。

功过任评说，“字某”不怕解读。曾巩在《先大夫集后序》中认为其祖父曾致尧“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喻”。明代学者彭大翼在《山堂肆考》卷六十八中存有《致尧可畏》，致敬曾公“正臣”。我只想在北宋的寿州城所在地凤台，请悠悠淮水给您带句话，不绝之水自当赓续“名宦”与民声。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
“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六季）大型征文